



夹竹桃记

□ 费凡平

我常常执拗地思念那片绿荫……

四川北路横浜桥境俞泾浦两边,曾经长满一丛丛葳蕤的夹竹桃,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风景。

那些年,每当夏夜来临,父亲去虹口第二工人俱乐部下象棋,我就坐在灯光篮球场边,看球场上跳跃的身影,看河畔摇曳的夹竹桃。灯光透过枝叶,在河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,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父亲说,夹竹桃有毒。它的枝叶折断后会渗出白色的浆汁,那是它的眼泪,也是它的盔甲。可在我眼里,开着粉红花朵的夹竹桃是那么温柔,它们静静地站在河边,像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少女,在夜风中轻轻起舞。

那时,放学回来的我总爱站在横浜桥上,看俞泾浦的潮起潮落,白鹅贴着河面飞上飞下,微风吹拂着岸边的夹竹桃,桥下偶尔有货船通过,我就在桥上与桥下不认识的船老大互相挥手致意,然后远眺发呆很久才回家。

真正与夹竹桃日日相伴,还是从我小学毕业那年开始的。记得那年的一天夜晚,窗外月光似银,我正对着窗子愣神,父亲默默地走到我身边,抚着我的头轻声说:“孩子,过几天我们要从永乐坊搬家去不远的永丰坊了……”

“搬家?”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父亲告诉我,要搬去的地方也是一条旧式的弄堂,那里没有阳台,也没有宽敞的落地窗,但是我和弟弟能有一间6平方米的亭子间。

凭心而论,我是不大愿意离开永乐坊,去一个陌生地方的。因为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环境,结识了弄堂里的小朋友,而且这里前有阳台后有晒台,宽敞的落地窗视野开阔之极,从3楼阳台可以一览黄浦江的万盏灯火。还有横浜桥境两边,那一丛丛开着各色花朵的夹竹桃……

诚然,我也理解父母,全家4口蜗居在如此一间居室并不是长久之计,何况我和弟弟正处于拔节生长的年纪,新居毕竟多一间小亭子间。新居并不比旧居大多少。窗口低矮得使人

别扭,从窗内往外看,前后排楼房像紧贴似的,实在缺乏合理的空间距离。但当我无意中瞥向窗外时,眼前突然一亮,窗前竟有一棵绿茵茵的夹竹桃!那朵柔嫩未退的花儿,很鲜灵、很耀眼,轻风徐来,带进一阵沁人心脾的芳香。

人是能适应环境的。久而久之,我渐渐发现,居住在这狭窄的弄堂里,窗前有一棵夹竹桃,空间虽小,我的心却有了新的扩展。每当清晨推开窗户,窗外新鲜的空气吹来,清爽中还带有一股淡淡的馨香。绿色枝头上,鸟儿

在欢快地啾啾。我逐渐喜欢在窗前晨读,享受着美好晨光。而这棵夹竹桃,也成了我青春岁月里最温柔的陪伴。

不光是我,母亲也很喜欢这棵夹竹桃,每当她洗完衣服,把竹杆往窗外一伸,正好搁在树枝上,这便是理想的天然晾衣架。而每逢逢花盛时节,就连不爱养花弄草的父亲,也会倚着窗口看半天。

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弄堂,前后排间距不是很大,弄堂里没有绿化,更少有树木遮

阴。这棵夹竹桃在夏天可就成了人见人爱的宝贝。清晨不是张家妈妈在夹竹桃下拣菜,就是李家阿姨挽起袖子在绿荫下洗衣服。午后,隔壁的阿婆喜欢把竹榻搁到夹竹桃的树荫下,蒲扇摇出的风裹着花香;隔壁的周婶常端着冰镇酸梅汤,搪瓷碗底总有几片薄荷叶;孩子们喜欢举着竹竿粘知了,蝉壳蜕落在花丛,转眼被蚂蚁拖成移动的黑线。傍晚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总喜欢聚集在浓浓的绿荫下,下棋、打扑克、聊天说地。他们聊着各种有趣的新鲜事,

以最普通的方式咀嚼生活。

后来,我离开上海,去北大荒插队落户。在那空旷的荒原,我仍然满怀希望,牵念那系在绿叶上的情思。春去秋来,十度雁归,我有幸回城。又回到永丰坊,窗外的夹竹桃仍在春风里摇曳着,它明显长高了,茂盛的枝叶已越过窗台,花儿也开得比以往更红火。正当我铺开稿纸,准备拾掇那唱给夹竹桃的诗句时,一个意外的消息,震惊了我——永丰坊弄堂要统一改建天井,修建队要砍倒这棵夹竹桃。

那天夜里,我在夹竹桃下埋了我的玻璃弹珠和蝴蝶标本。月光把夹竹桃的影子拓在墙上,恍若一幅水墨丹青,也留在了我的心上。

清晨,“砰砰”的砍树声传来,我倚在窗前,痛苦地闭上眼睛,心里涌起莫名的悲哀。“扑通”一声,夹竹桃终于倒下,倒在了窗前的弄堂里。窗口突然显得空旷,我的心也瞬间裸出了一块空白。

没过多久,虹口第二工人俱乐部要改建商品房的新闻传来。那天,我陪父亲去看了它最后一眼。阳光下,推土机正将那幢幢红色砖房推倒,变成一堆堆废墟,篮球场边穿着橙黄色工服的工人挥动油锯,锯倒了那一丛丛长在俞泾浦河边的夹竹桃,乳白汁液喷溅在他们的安全帽上,像极了那年台风天的泪。

2000年后,我搬到新居,那儿的窗前没有绿荫,我只能在朝北的晒台盆栽了两棵紫藤,以此来慰藉我对夹竹桃的那份念想。

后来,我在新居附近的鲁迅公园里找到了几棵幸存的夹竹桃。它们依然开着粉红的花,依然在风中摇曳。我常常独自坐在鲁迅公园的湖边长椅上,看着那几棵夹竹桃在河里的倒影。风起时,湖边夹竹桃的花枝簌簌作响,恍惚间又见永丰坊阿婆的蒲扇摇碎光影,周婶的酸梅汤在瓷碗里晃出涟漪,永丰坊旧居前那一个个飘香的清晨,虹口第二工人俱乐部里父亲下棋时的背影……

原来有些离别,要等年轮转过许多圈才懂得,那抹温柔的毒,早已深植在我的血脉之中。

有一次,我和几位文友坐在一起聊天。有人讲起兴隆镇(编者注:隶属宁夏西吉县)单南村有位年轻小伙养起了蚯蚓的故事。我见过养鸡鸭牛羊和养鱼、蜜蜂、鸽子等动物的,唯独没见过养蚯蚓的。一个西海人怎么想起养蚯蚓来?其中肯定是有缘由的,我感到好奇,就向朋友索要了养蚯蚓人的联系方式。

养蚯蚓的人

□ 单小花

一天下午,我联系到了养蚯蚓的人,小伙子叫单贵平,正好这天他开车来县城跟集,于是顺便邀请我去他家转转,我便答应了。见面之后,我发现小伙子是一位热情好客、直率坦诚之人。他一听我也姓单,就论起了辈分,一会儿就转口叫我为姐,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因为我在姊妹中排行最小,突然多了个弟弟,真让我开心不已。

走进他家大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十条条状的长方形土堆块,层次分明,错落有致。走近才发现这些条块是由牛粪筑起的泥垄,甚是壮观。贵平对我说:“这就是他繁育蚯蚓的温床,每张‘床’宽7米,长50米。”说话间,他弯腰两手迅速地伸进去挖出两把潮湿的土,举起来展现在我眼前,只见细红色的蚯蚓扭动着身子在他手里蠕动。看到这情景,我有点害怕,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好像那些蚯蚓要往我身上钻似的。我立马后退了几步,只见挖开的牛粪堆里面,密密麻麻的红色蚯蚓一个劲地往外窜,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姐,别害怕,它们不伤人,蚯蚓俗称‘地龙’,别看它长得丑,有点可怕,可全身都是宝。”贵平将手里的蚯蚓放回原地,娓娓地给我讲起他养蚯蚓的经过。

高中毕业后,贵平在银川市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了10年。2014年,他带着积攒多年的血汗钱回乡创业。看到村里的人都靠种西芹、甘蓝过上了好日子,他羡慕不已。只靠自家的几亩地种菜,是挣不了多少钱的。为了能多挣点钱,他租来了村子里的地,也与人合伙种了150亩西芹。由于第一次种,贵平没有经验,于是叫来了村里种过的人来给他指导。种的时候人手不够,他就花钱叫了左邻右舍来帮忙;锄的时候,他们两口子忙不过来,还是花钱叫人来干。等芹菜能卖钱的时候,万万没想到菜价大跌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芹菜全部烂在地里。当年种菜投资的钱全赔了进去,10年挣的辛苦钱也亏完了。家里人见状,一个劲地抱怨他,亲戚朋友笑话他,他绝望过,但没有放弃努力。

“一个跟头把我摔醒了,我开始重新琢磨其他的创业方向。”贵平说,他南下去广西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创业项目。在广西玉林市一个养殖基地,他发现

了蚯蚓养殖这个商机,于是潜心学习了半年,熟练掌握了养殖蚯蚓的每一个步骤和技术。2015年6月,向亲朋好友借了5万元,他背着家里人,背着村子里的人,从广西悄悄运回来第一批蚯蚓种苗和养殖土。

蚯蚓养殖不仅要求温度,还要求湿度。贵平是利用发酵好的牛粪进行繁育养殖的,每月添加一次新发酵的牛粪,作为蚯蚓生长的食料。而湿度则是利用泥垄上的黑色微喷水管来保持。贵平说:“没想到原本污染环境的牛粪经过蚯蚓消耗后,就变成了纯天然有机肥料,是种花、种无公害蔬菜、育苗最好的有机肥。蚯蚓本身的药用价值也很大,现在被用来解热、活络、平喘、降压和利尿等,近年来还被广泛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。”他相信养殖蚯蚓一定是一个好出路。

用牛粪养殖过蚯蚓的土地,土质变得暗黑,异常肥沃松软。他算了一笔账,如果一些本地及周边的菜农、果农、苗农都前往他的养殖基地收购蚯蚓土,养殖10亩蚯蚓,每年可产生300立方米的蚯蚓土,按照每立方米200元计算,每年只卖蚯蚓土就可以收入6万元。

有了前一次种植蔬菜的失败教训,贵平起初养蚯蚓的事瞒着所有人,怕被村里人发现,他是晚上将蚯蚓运回家的。但是纸包不住火,后来,村里人逐渐知道了他养蚯蚓的事,都开始笑话他,说蚯蚓既不能吃又不能喝,看着都可怕,靠蚯蚓发财致富,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贵平心想他已经失败过一次,再失败一次也没事。因此,他不畏旁人的说道,一门心思钻研蚯蚓养殖。随着周围乡镇养牛的人越来越多,如果他的蚯蚓养殖成功,堆积如山的牛粪也就有新用途了。

蚯蚓养殖对西北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项目,周围的乡亲们不理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贵平经过详细调研论证,对这个特色产业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,他还准备在对面的河滩地上承包50亩地,建养殖大棚,示范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参与蚯蚓养殖,帮助他们脱贫致富;未来还可以对蚯蚓深加工,开辟蚯蚓食用、药用市场,将产业链做大做强。

时隔不久,我再去贵平时,他养蚯蚓的面积又扩大了一些,家里又建起了几个菜棚,各种各样的菜绿油油的一片,很是养眼。

后来,我在一家餐馆正好撞见了贵平,和他聊了一阵,他说他不仅养蚯蚓、种菜,还养起了牛,现在忙上加忙。虽然辛苦,但生活越来越好,他又买了新车。看到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,我真心为他高兴。我问他成功的秘诀,贵平说:“拼的是滴水穿石的信念,铁杵磨成针的坚持。”

寻觅一扇透射光明的窗

——读朱光潜先生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

□ 黄小依

上世纪20年代后期,一位怀揣热忱的中国青年在欧洲求学,将自己在海外的经历、感悟、思考,以及对故国青年的深切寄语倾注于笔端。墨水瓶中翻涌的,是整个时代的忧虑与思索。光阴荏苒,如今当我们指尖轻触电子屏幕,这些饱含深情的信笺,依旧能穿透岁月的尘埃,触动现代青年心灵的柔软之处。

朱光潜先生,以哲人的深邃与长者的慈爱,于字里行间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,让每一位被时代茧壳所困的青年,都能在这方天地间寻得自己的回声。论及读书,他非但不是那位手持戒尺、声调严厉的引路人。他告诫青年:“学问要博大而后能精深。”而在具体方法上,他提出:构建个性化的知识框架,在广泛涉猎中磨砺学术嗅觉,于深入研读中构筑思维殿堂。这一读书观,不仅挣脱了中国传统“皓首穷经”的枷锁,且与当代认知科学中的“网状知识结构”理念不谋而合。

当朱光潜先生提及“十五六岁后的教育应侧重于理解力的培养”,我们仿佛目睹了一位教育先知的远见卓识,预见了几十年后通识教育的蓬勃兴起。而那些关于读书需秉持“批判精神”的箴言,至今仍如利刃刺破权威崇拜与知识盲从的迷雾。

“十字街头”的隐喻,历经百年风雨,依旧刺痛着当代青年的心扉。面对物质主义对精神的侵蚀,朱光潜先生并未以道德家的姿态进行训诫,而是以“沙漠中掘井”的智慧,启迪青年:真正的抗争,不在于逃离尘世,而在于在尘世间坚守精神的独立。这种既入世又不囿于世的人生哲学,与存在主义的“在荒诞中创造意义”不谋而合。

在探讨中学生与社会运动时,朱光潜先生展现出非凡的现代视野。他既肯定青年参与社会的热情,又警惕“早熟的酸果”,这种辩证思维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。

谈情与理的信中,朱光潜指出,理性与情感并非对立,而是互补的。人生若仅凭理

性,则冰冷机械;若全凭情感,又易流于盲目。健全的生活需二者协调,如科学需理性,而艺术与道德离不开情感的滋养。同时作者认为,理性提供方向,但情感才是驱动实践的力量。青年立志求学或爱国救亡,若仅有道理认知而无热忱,终难持久。故教育应重视“怡情养性”,培养深厚的情感底蕴。他认为,理想人格如古希腊追求的“中庸”,情理平衡方能成就丰盈人生。这一观点对当代青年仍具启示,警惕理性的异化,守护情感的鲜活与生命的完整。

如今回看,朱光潜先生既是传统的守护者,又是现代的先驱者。他以毛笔书写的每一个字,都在叩问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。那些关于读书、做人、处世的智慧,如同历经岁月磨砺的瑰宝,在当代生活的洪流中愈发熠熠生辉。当我们在信息海洋中徘徊迷失时,不妨翻开这本小书,让百年前在巴黎点燃的那盏灯火,继续照亮我们探寻精神家园的归途。



编织新生活

王会亮 摄